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四百三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要君　違命　擅命

要君

子曰要君者無上又曰臧武仲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是知要君者先聖之深戒也降自中古世態寖驕遜讓之德微而貪競之風長謂爵命可以邀取謂車服可以

力求乃有仗鉞軍和建牙邊徼自言權輕不足以鎮亂位下不足以威人負恃勲庸儌望光寵至有請假王之號求横吹之儀要賜戟之榮覬鳴騶之威阻兵以徛旄節託詞以避險艱陳啓無厭黷慢斯甚雖復幸亂離之際徇姑息之私而天之害盈敗亦旋至於戲後之為臣者當取戒于兹焉

漢韓信為大將部署諸將及楚方急圍漢王時信以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也邊近

不為假王以填之其勢不定填與鎮同今權輕不足以安之

臣請自立為假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而

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

語遂遣張良立信為齊王

晉桓沖孝武時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以疾疫還鎮

上明表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輒版督荆江十郡軍事振武將

軍襄城太守尋陽北接强蠻西連荆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

既分請以王薈補江州刺史詔從之時薈始遭兄劭喪

將楚辭不欲出于是衛將軍謝安更以中領軍謝輶代之沖聞之而怒上疏以為輶文武無堪求自領江州帝許之

宋羊希為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希初請女夫鎮北中兵參軍蕭惠徽為長史帶南海太守明帝不許又請為東莞太守希既到鎮長史南海太守陸法真喪官希又請惠徽補任詔曰希卑門寒士累世無聞輕薄多釁備彰歷職累徙以清刻一介擢授嶺南干上逞欲求訴不已可

降號横野將軍

南齊垣崇祖為都督號平西將軍常自比韓信白起後破北虜增封千五百户崇祖聞陳顯達李安民皆增給軍儀啓帝求鼓吹横吹太祖勑曰韓白何事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先是崇祖在宋明帝時啟曰淮北士民力屈胡虜南向之心日夜以兾況崇祖父伯竝為淮北州郡門族布在北邊百姓所信一朝嘯咤事功可立名位尚輕不足威衆乞假名號以示遠近帝以為輔國將軍

北琅邪蘭陵二州刺史

後魏廣陵侯衍為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崇威重詔曰可謂無厭求也所請不荅轉徐州刺史

明亮字文德平原鬲人性方厚有識幹自給事中歴員外常侍延昌中宣武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宣武曰今依勞行賞不論清濁卿何得乃復以清濁為辭亮曰聖明在上清濁攸分臣

既屬聖明是以敢啓宣武曰九流之内人咸君子雖文武號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獨欲乖衆妄分清濁所請未可但依前授亮曰今江左未賓書軌宜一方爲陛下授命前驅擴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宣武笑曰卿欲爲朕擴定江東剪平吳會非勇莫可今之所授實副卿言辭勇及武自相矛盾亮曰臣欲仰稟聖規運籌而定何假勇武方乃成功宣武曰謀勇二事體本相須若勇而無謀則勇

不獨舉若謀而無勇則謀不孤行必須兼兩乃能制勝何得云偏須運籌而不復假勇乎亮曰請改授平遠將軍宣武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遠也亮乃陳謝而退

崔孝芬為安南將軍莊帝還宮授西兖州刺史將軍如故孝芬久倦外役固辭不行仍除太常卿

爾朱仲遠前廢帝時為都督三徐二兖諸軍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竟不之州遂鎮于大梁仲遠遣使請准

朝式在軍鳴騶帝覽啟笑而許之

隋李安為郢州刺史弟哲為上儀同安數日轉鄧州刺史安請為内職高祖重違其意除左領軍左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復拜哲開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

唐韋綬為興元節度使穆宗長慶三年請賜門戟十二月將行又言家貧請賜錢二百萬請廻授子元弼官及至鎮不親政事無幾而卒

後唐李存審為幽州節度使莊宗同光元年存審疾甚欲尋醫請除李紹宏為幽州監軍知州事降詔諭之不俞其請

張文禮為鎮州大將既殺王鎔請旄節于朝廷莊宗曰文禮之罪期於不赦適當斬首以謝寃魂輙敢邀予旄節賔友賀曰王氏之宼實在文禮方事之殷且須含垢不欲與人生事但假之以告命徐為後圖帝不得已而從之

晉趙在禮後唐莊宗同光末為按節指揮使屯貝州會軍士皇甫暉作亂遂引衆入鄴自稱留後明宗天成初授在禮滑州義成軍節度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乃封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制下在禮以軍情言語為辭竟不之任尋改天雄軍兵馬留後鄴都留守後皇甫暉受陳州趙進受貝州在禮請除移

楊思權後唐長興末為右羽林都指揮使遣戍興元閔帝嗣位奉詔從張虔釗討鳳翔洎至岐下思權首唱倒

戈以攻虔釗尋領部下軍率先入城謂唐末帝曰臣既赤心奉殿下候京城平定與臣一鎮勿置在防禦團練使内乃懷中取紙一幅謂帝曰願殿下親書臣姓名以志之帝命筆書可邠州節度使及即位授推誠奉國保乂功臣静難軍節度邠寧慶衍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保

周李仁福為夏州節度使後唐明宗長興四年三月遣押衙賈師温奏事稱疾甚以次子彜超權知軍州事乞

降正命乃遣供奉官齎延州留後官告賜彞超促令赴任仍以其叔思瑶為夏州行軍司馬兄彞殷為節度副使彞超為延州留後長興四年五月丁丑供奉官崔處訥自夏州廻彞超附表臣奉詔受延州留後尋欲赴任而軍民留連未容進發伏乞更容臣周歲

違命

軍志有言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蓋機謀立斷寸晷不移稱疾雷之勢決破竹之功幸而克勝猶然請罪若乃

倔强專欲顛沛無成拔數奔之旆靡屢北之旗遂作戎羞自拘司敗又何悔焉

後漢鄧禹為大司徒光武建武元年率衆征赤眉禹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皆食棗菜光武乃徵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進兵禹慚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飢卒徼戰輒不利徼古堯反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為所敗衆皆死散禹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

詔還侯印綬

蓋延為虎牙將軍擊董憲建武三年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憲聞之自郯圍休時延及平敵將軍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光武敕曰可直往擣郯則蘭陵必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遂逐退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兵出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郯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郯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其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能克而董憲

遂拔蘭陵殺貴休

吳漢為大司馬建武八年隗囂叛遣漢西屯長安從車駕上隴遂圍隗囂于西城光武敕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及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十二年漢征公孫述攻拔廣都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

若不敢來公轉營廹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來利遂
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
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于江南
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
意臨事悖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
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
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
將衆十許萬分為二十餘營并出攻漢別將萬餘人劫

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

董卓為前將軍屯于扶風靈帝中平六年徵為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稟賜斷絶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不能制頗以為慮及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為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既無老謀又無壯事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

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効力邊陲于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卓再違詔敕會為何進所召竟亂漢室

晉桓温為揚州牧録尚書事哀帝興寧二年四月遣使喻温入相温不從秋七月復徵温入朝八月温至赭圻遂城而居之

南燕平規慕容垂將也垂建節將軍徐嵓叛于武邑驅掠四千餘人北走幽州垂馳敕規曰但固守勿戰北破丁零吾當自討之規違命拒戰為嵓所敗嵓乘勝入薊

掠千餘户而去所過寇暴遂去令支

梁曹景宗為右衛將軍高祖天監五年魏軍圍徐州遣景宗與豫州刺史韋叡援之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啓求先據邵陽洲尾高祖不聽景宗欲專其功乃違詔而進值暴風卒起頗有淹溺復還守先頓高祖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衆同進始知大捷矣

後魏公孫表明元時為博士叅功勞將軍元屈軍討吐京叛胡以功封固安子時河西飢胡劉虎聚結流民反于上黨南寇河内詔表討虎又令表與姚興雒陽戍將結期使備河南岸然後進軍討之時胡内自疑阻更相殺害表以其有觧散之勢遂不與戍將相聞率衆討之法令不整為胡所敗軍人大被殺傷明元深銜之

穆壽太武時為宜都王征東將軍及輿駕征凉州命壽輔太子總録機要内外聽焉行次雲中將濟河宴諸將

於宫太武别御静室召壽及司徒崔浩尚書李順太武謂壽曰蠕蠕吴提與牧犍連和今聞朕征凉州必來犯塞若伏兵漠南殄之為易朕故留壯兵肥馬使卿輔佐太子收田既訖便可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擒之必矣凉州路遠朕不得救卿若違朕指授為虜侵害朕還斬卿崔浩李順為證非虚言也壽頓首受詔壽信卜筮之言謂賊不來竟不設備而吴提果至侵及善無京師大駭壽不知所為欲築西郭門請太子

避保南山惠太后不聽乃止遣司空長孫道生等擊走之太武還以無大損傷故不追咎

任城王澄宣武帝時為鎮南大將軍伐梁將攻鍾離詔以鍾離若食盡三月已前固有可尅如至四月淮水汎漲舟行無礙宜善量之前事之捷也此實將軍經略勲有常焉如或以水盛難圖亦可為萬全之計不宜昧利無成以貽後悔也梁冠軍將軍張惠紹游擊將軍殷暹驍騎將軍趙景悅龍驤將軍張景仁等率衆五千送糧

鍾離澄遣統軍王足劉思祖等邀擊惠紹等大破之獲
惠紹殷暹景仁及其屯騎校尉史文淵軍主已上二十
七人既而遇雨淮水暴漲引歸壽春還既狼狽失兵四
千餘人頻表解州帝不許有司奏軍還失路奪其開府
又降三階
中山王英宣武時為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
討梁下梁馬頭戍圍鍾離詔曰師行已久士馬疲瘠賊
城險固卒難攻屠冬春之交稍非勝便十萬之衆日費

無訾方圖後舉不待全事且可容裴徐嚴為振旅之意
整疆完土開示威略左右蠻楚素應逃亡或竄山湖或
難制掠若凶渠黠黨有須剪除者便可撲掃以清疆界
如其强狡憑阻未易致力者亦不煩肆兵凱旋遲近不
復委曲英表曰臣奉辭伐罪志殄逋寇想敵量攻期至
二月將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尅但自此月一日已來霖
雨連併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
少致睽淹便生異議臣亦諦思若入三月以後天晴地

爍馮陵是常如其連雨仍接不得進攻者臣已更高邵陽之橋防其汎突意外洪漲慮其破橋臣亦部分造船復于鍾離城隨水狹處營造浮橋至三月中旬橋必克成晴則出攻雨則圍守水陸二圖以得為限實願朝廷特開遠略少復賜寛假以日月無使為山之功中道而廢詔曰大軍野次已成勞久攻守之方理可豫見比頻得啟制勝不過暮春及省後表復期孟夏之末彼土蒸濘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

廷之所憂故遣主簿曹道往觀軍勢使還一一具聞及道還英猶表云可尅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將狼狽奔退士衆没者十有五六至揚州遣使送節及衣冠貂蟬章綬有司奏英經筭失圖按劾處死詔恕死為民

唐田承嗣為魏博節度使代宗大歴十年相衛節度薛嵩卒其弟崿為衛將裴志清所逐率衆歸承嗣扇誘相州將吏謀亂遂將兵襲擊謬稱救應詔内侍孫知古使于魏州宣慰因曉示承嗣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

李納為淄青節度使先是成德王武俊棣州守將趙鎬以城降納德宗累詔令歸之納乃請進海州以易之帝不許納又詭奏以趙鎬在棣州旋領將士赴上都當以州歸武俊苟遷延未決冀朝廷遂之堅意不可納悔懼方奏俟武俊歸田緒貝州之四縣然後以棣州付之詔令武俊退四縣之師納始奉詔其深趙德棣三千餘人從趙鎬至鄆者武俊悉請歸之

劉玄佐為宣武軍節度使韓滉為相請于江淮收兵及

聚財賦令玄佐西討及滉没宰相張延賞停減官員收其俸料以資西討之用奏曰為政之本必先命官舊制官員繁而且費州縣殘破職此之由臣在荆南劍南所管州縣闕官員者或數十年吏部未嘗補授但令一官假攝公事亦理以此言之官員可減無可礙也今請減天下官員收其禄俸重募戰士俾玄佐收復河湟軍用不匱之矣帝然之玄佐本為韓滉所感勵決策西行及滉卒意亦怠焉又慮延賞資給不充因以疾辭西討帝

遣中官勞問卧以受命延賞知不可用奏請令李抱貞西討抱貞已驕貴矣又辭不行時抱貞判官陳曇奏事京師延賞命曇勸抱貞抱貞竟拒絶之

吳少誠為淮西節度使貞元十三年九月少誠擅開洵刀河達汝州遣中使宣慰止之不稟受

何進滔為魏博大將史憲誠被害衆推進滔為帥詔割相衛等三州别為一鎮進滔不奉詔表言三軍不受

梁李讜為太祖元從騎將唐大順元年栁王友裕領兵

攻澤州時太祖駐軍於盟津乃領讜將兵越太行授以
籌謀讜頗違節度久而無功太祖遣追還廷責其罪戮
之於河橋

李重胤為太祖右廂馬步軍指揮使大順元年從郴王
友裕收澤州與晉軍戰於馬牢川王師敗績廻守河陽
太祖謂諸將曰李讜李重胤違我節度不能立功頗辜
任使於是李讜竝戮于河橋

李彛超為夏州節度使明宗長興中彛超奏奉詔除延

州留後巳授恩命訖三軍百姓擁隔未遂赴任帝遣閤門使蘇繼顔齎詔促彛超赴任

擅命

傳曰大夫出疆有安國家定社稷專之可也又曰禀命則不威其或權百萬之師爭斯須之利觀釁而動見可而進勢若雷霆擊如鷹隼俟請期於千里將失筭于一時或知機而奮發蓋忠烈而内激者也蓋曰權宜不足垂訓幸于一勝猶聞待罪微有沮衂則何救哉與其矯

命而勝未若師貞之吉履霜之戒其在兹乎

漢韓信為相國平齊使人言于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邊近也不為假王以填之填所巾切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于滎陽使者至發書發信使者所齎書也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而汝也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

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遂遣張良立信為齊王

無錫侯多軍武帝征和四年坐追反虜到弘農擅弃兵還贖罪免

公孫戎奴為上黨太守發兵擊匈奴不以聞

段會宗成帝時為西域都護康居太子保蘇匿率衆萬餘人欲降會宗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迎之于道隨所到而逢之故曰逢迎會宗發戊巳校尉兵隨司馬受降司馬畏其衆欲

合降者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衆亡去會宗吏盡還以擅發戊巳校尉之兵乏興有詔贖論

後漢王梁為大司空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輙發野王兵光武以其不奉詔敕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乃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以為中郎將行執金吾事

何進為大將軍與司隷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何太后

不許進乃私呼左將軍董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鍾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

魏鄧艾齊王甘露元年為征西將軍陳留王景元四年艾平蜀受劉禪降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請王駙馬都尉蜀羣司各隨高下拜為王

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索弘等領蜀中諸縣乃言於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預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為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

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為可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為之宮舍爵其子為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輙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

吳未實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

晉唐彬武帝時領護烏桓校尉右將軍鮮卑諸種畏懼遂殺大莫廆彬欲討之恐上佚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參軍許祇密奏之詔遣御史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

庾翼成帝時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代兄亮鎮武昌及康帝即位翼欲率衆北伐上疏曰賊季龍石季龍也年已六

十奢淫理盡醜類怨叛又欲決死遼東虢雖驍果虢慕容未
必能固若北無掣手之虞則江南將不異遼左矣臣所
以輒發良人不顧怨咎然東西形援未必齊舉且欲北
進移鎮安隆入沔五百滇水通流輒率南郡太守王愆
期江夏相謝尚潯陽太守袁真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鋭
三萬風馳上道并勒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黄季欲并丹
水揺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
臣既臨許雒竊謂桓温可渡戍廣陵何充可移據淮泗

赭圻路永進屯合肥伏願表御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
詢同異以乖事會兵聞拙速不聞工之久也于是并發
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時欲向襄陽慮朝
廷不許故以安陸為辭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車騎參
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遂違詔輙行至夏口復上表
曰臣近以胡寇有斃亡之勢暫率所統致討山北竝分
見衆略復江夏數城臣等以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以二
十四日達夏口輙簡卒搜乘停當上道而所調借牛

馬來處皆遠百姓所蓄穀草不充竝多羸瘠難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草漸枯往反二千或容蹪頓輙便隨事籌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至秋冬水多燥涸運漕用功實為艱阻計襄陽荆楚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雒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盪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臣雖不武意略短淺荷國重恩志存立效是以受任四年唯以習戎為務實欲上憑聖朝威靈高略下籍士民義慨之誠

因寇衰弊漸臨逼之而八年春上表請據樂鄉廣畜穀以伺二寇之釁而值天高聽邈未垂察照朝議紛紜遂令微誠不暢自爾以來上參天人之證下採降俘之言胡寇衰滅其日不遠臣雖未獲長驅中原馘截凶醜亦不可以不進據要害思攻取之宜是以輙量宜入沔徙鎮襄陽其謝尚王愆期等悉令還據本戍須到所在馳遣啓聞翼時有衆四萬詔加都督征討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

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初翼遷襄陽舉朝謂之不可議者或謂避衰惟兄冰意同桓溫及譙王無忌贊成其計至是冰求鎮武昌為翼繼援朝議謂冰不宜出冰乃止又進翼征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胡賊五六百騎出樊城翼遣冠軍將軍曹據擊于撓溝北破之死者近半獲馬百匹翼綏來荒遠務盡招納之宜立客館置典賓參軍桓宣卒翼以長子方之為義城太守代領宣衆司馬應延為龍驤將軍襄陽太守叅軍司馬勳為建

威將軍梁州刺史戍西城穆帝立兄冰卒以家國情事留方之戍襄陽還鎮夏口悉取冰所領兵自配以兄子統為潯陽太守詔使翼還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辭豫州復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繕脩軍器大佃積穀欲圖後舉

桓溫為安西將軍領護南蠻校尉穆帝永和二年帥征虜將軍周撫輔國將軍譙王無忌建武將軍袁喬伐蜀拜表輙行三年春三月乙卯攻成都府尅之及石季龍

死溫欲率衆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仗殷浩等以抗巳溫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迹亦相羈縻而巳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為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衆四五萬殷浩慮為溫所廢將謀避之又欲以騶虞幡住溫軍内外噂喈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為撫軍與溫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溫即迴軍還鎮上疏曰臣近親率所統欲北掃趙魏軍次

武昌獲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及社稷省之惋愕不知所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以闇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靜亂寇讐不滅國耻未雪幸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慨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前後表陳于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忌豈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昔樂毅竭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官告變讒說

殄行姦邪亂德乃歷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於春秋陛下以聖叡臨朝恭已委任責成羣下方寄會通於羣才布德信于遐荒況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羇旅之賓迹無韓彭之釁而反間起於胷心交亂過于四國此古賢所以歎息於既往而臣亦大懼于當年也令寇賊氷銷大事垂定晉之遺黎鵠立南望赴義之衆慷慨即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横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絶氣悲慨彌深

臣雖所存者公所務者國然外難未弭而内弊交興非臣本心陳力之志也進位太尉固讓不拜時殷浩至雒陽脩復園陵經涉數年屢戰敗器械都盡温復進督司州因朝野之怨乃奏廢浩自此内外大權一歸温矣安西將軍庾翼子爰之方之皆有翼風翼之疾篤也表爰之為輔國將軍荆州刺史尋為温所廢温既廢爰之又以征虜將軍劉惔監沔中軍事領義成太守代方之爰之並遷于豫章

南齊王洪軌明帝建武中為青冀二州刺史私集兵侵虜界奔敗結氣卒

後魏崔僧淵為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坐擅出師無據檢覈幽禁後乃獲免

唐薛萬徹為右領軍鎮黄龍後坐擅將兵出境被徵入朝

楊猷為荆南節度澧朗兩州鎮遏使澧州刺史代宗大歷九年擅出境浮江下到郢州詔許赴汝州猷遂泝漢而上復州郢州俱閉城自守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

以兵拒之

梁崇義為羽林射生從來瑱鎮襄陽沉默寡言衆悅之

累遷為偏裨瑱朝京師分使諸將戍福昌南陽瑱被誅

戍者皆潰歸崇義時在南陽統歸師徑入襄陽與同列

李昭薛南陽相讓為長不決諸將乃請曰兵非梁卿主

之不可遂推崇義為帥無何崇義殺昭與南陽以脅衆

心朝廷因授其節度焉

于頔為襄陽節度使累遷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封燕國

公未幾不奉詔旨擅移軍於南陽朝廷幾為之旰食

冊府元龜卷四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四百四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交結　　忌害

交結

朱穆有言曰古者進退趨業無私遊之交況乎總師律之嚴授閫寄之重而敢違背公路私相朋結者哉若乃始為勍敵終以膠固出處之際謟瀆是務附當軸之勢

託居中之權謀以姦成情以貨取至有造請宗室往還
戚里合婚媾之好敦兄弟之契希進固寵蔽罪竊譽比
周之迹斯露貪冒之志無厭雖曰僥榮何逃嗤鄙
魏鍾會為司徒都督諸軍伐蜀蜀後主既降於鄧艾姜
維詣鍾會于涪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
維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姜維字比
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
晉何充康帝建元中自中書令出為驃騎將軍都督徐

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鎮京口以避諸庾頊之庾翼將北伐庾氷出鎮江州充入朝言於帝曰臣氷舅氏之重宜居宰相不應遠出朝議不從於是徵充入為都督揚豫徐州之瑯邪諸軍事假節領揚州刺史將軍如故先是翼悉發江荊二州編户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充復欲發揚州奴以均其謗後以中興時已發三吳今不宜復發而止

後魏甄琛孝明時為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崔光辭司徒

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内實附會也光亦揣其意復書褒美以恱之

唐章仇兼瓊為劒南節度使時貴妃從父子楊國忠為益州新都尉及貴妃有寵兼瓊以故引為幕賓

安禄山玄宗時為平盧兵馬使時御史中丞張利貞為河北採訪使至平盧禄山素謟佞善伺人情嘗曲事利貞復以金帛厚遺其左右利貞歸朝盛稱禄山美以奏之遂授營州都督平盧軍使中使往來皆厚遺賂玄宗

親信之天寶元年遂分平盧別為節度以禄山攝御史中丞為之使二年入朝奏對玄宗益賞重之加驃騎大將軍三載為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平盧節度如故五載禮部尚書席建侯為河北黜陟使表禄山公直無私嚴正奉法利貞推美於前建侯表薦于後右相李林甫亦素與禄山交通復屢言于玄宗由是特加寵遇

王昻出自戎旅以軍功累遷河東節度使貪縱不知法令務於聚斂以貨藩身代宗時元載秉政與載親相交

結拜刑部尚書

崔寧為西川節度使時地險人富乃厚斂貨財交結權貴令弟寛留京師元載及諸子有所欲寛必與之故寛驟歴御史左司員外考功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御史丞寛兄審亦任郎中諫議大夫給事中

韋臯為西川節度使順宗時王叔文用事臯遣副使劉闢將臯之意為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于公若與某三川某當以死相助若不與

某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將斬之韋執誼固執不可

王鍔憲宗時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鍔以兩稅錢上供時進及供奉外餘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諸國舶至盡没其利由是鍔家財富於公藏日發十餘艇重以犀象珠貝稱商貨而出諸境周以歲時循環不絕凡八年京師權門多富鍔之財拜刑部尚書

嚴綬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元和十年十一月為太子少保初憲宗以綬在太原所發偏裨戰討多克故移裹滋

於江陵置綬於袁州以臨吳元濟綬自帥師至境上無威筭以制敵到軍日遽發公藏賞士卒府藏之積悉以賂中貴人師徒凍餒閉壁而已後裴度屢言其無軍政故罷之

鄭權自工部尚書由他徑求嶺南節度既到鎮則掊聚財貨用償恩力俾小吏部送京國分權倖輦運纔至而殂謝已聞當時議者無不嗤鄙

王播為淮南節度使以錢十萬貫賂遺恩倖求鹽鐵使

諫議大夫獨狐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栁公權起居舍人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十人前一日詣延英抗論其事帝不納一云敬宗寶曆元年以王播兼諸道鹽鐵轉運播之再領鹽鐵不由宰臣閒薦是非之論紛然滿朝諫議大夫獨孤朗等廷諍久之帝竟不納

李祐無材能以善官文宗時累遷至金吾將軍祐小將趙鲞用詭譎進於中人祐因鲞厚賂之授涇原節度使

高霞寓為右衛大將軍穆宗長慶六年為檢校工部尚

書兼邠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邠寧等州節度觀察等使霞寓本騎將性輕悍無節制之材元和初隨高崇文有功於蜀遂累承寵奬及討吳元濟擢為唐鄧節度使挫敗降為歸州刺史霞寓廣行賂遺結納權倖左遷未久已復進用及是拜諫官屢抗章疏帝竟不納

後唐劉仲殷初為秦州節度使累年恃秦王親戚聚財箕歛剥喪生民比户咨怨流涕又招聚甲馬意在犄角以應秦王然蜀人亦不敢窺邊及秦王誅大懼閔帝即

位遣使存問賜與甚厚仲殷表辭鎮守詔至京師納政
不允凡所蓄兵馬財貨貢奉殆盡遂留宿衛會朱溫用
事朱溫弘昭也以秦府之隙日夕憂懼貢奉之餘秦州所存
苞苴嘗行賂遺與韓昭嘗有舊末帝末至巳潛結託帝
方以大義咎朱溫而雪秦府韓昭昭嘗每言仲殷之強
幹故清泰元年自上將軍復為宋州節度使
段凝初仕梁為鄭州刺史監大軍於河上末帝以戴思
遠為北面招討使行師不利用王彥章代之受任之翌

日取德勝之南城軍聲大振趙巖匿彦章功歸凝凝倚
摭彦章之短以聞梁末帝怒罷彦章兵權凝納賄於趙
張二族求為招討使敬翔李振極言不可竟不能止
朱漢賔莊宗時為左龍武統軍明宗即位以漢賔辛前
朝罷統軍為右衛上將軍時樞密使安重誨方當委重
漢賔密令結託得為婚家天成末用為潞州昭義軍節
度使
晉趙彦之深州人也始為鎮州軍士會後唐莊宗圍王

德明於常州彦之數請以強弩伏於東門外騎軍多不得進漸補至百人長城陷莊宗收之麾下與秦王重榮俱為散騎指揮使意甚相善有軍中十昆仲之契天福初彦之為關西指揮使重榮巳領鎮州彦之請告葬父母與重榮相見遂留鎮州重榮視政之暇畋獵飲博未甞一日相捨

周馮暉初仕晉為靈武節度使後入典禁兵兼領近鎮怨朝廷縻留亦悔離靈武及馮玉李彦韜用事暉善奉

之末幾復以𨇾為朔方節度使加檢校太師

忌害

夫將帥之臣安危所寄專制師律總統和門故當竭節以奉上推誠而率下乃有乘多難之際竊戎車之柄跨據方面志在自專憚幕府持嚴毅之節惡偏裨有威武之稱或強諫而忤意或正言而拂心舉吏法以中傷因師敗而歸罪致其奔亡之禍起於竊發之事蓋王綱之不競天憲之未加然而覆宗絶嗣隨亦至矣

後漢鄧隲為大將軍安帝永初中羌胡反亂殘破并凉隲以軍役方費欲棄凉州郎中虞詡説太尉李修以為不可脩善其言四府皆從詡議隲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

梁冀為大將軍時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勲杜喬少府房植舉荀淑對策議刺貴倖為冀所忌補朗陵侯相

郭閎為梁州刺史時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護羌校尉叚紀明將湟中義從討之閎貪共其功稽留紀明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閎歸罪於紀明紀明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没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于是吏人守闕訟紀明以千數朝廷知紀明為閎所誣詔問其狀紀明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為長者

董卓為前將軍朱儁拜城門校尉卓擅政以儁宿將外

甚親納而心實忌之
袁紹為冀州牧以臧洪領青州刺史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在事二年紹憚其能徙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又董昭為紹所用而昭弟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信讒將致罪於昭昭欲詣獻帝至河内為張揚所留因揚上還印綬拜騎都尉又呂布既歸袁紹紹與布擊張燕布摧鋒陷陣遂破燕軍而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恐還為已害遣壯士夜掩

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西與張揚合紹令衆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又紹之南征也别駕田豐諫紹紹不從豐强諫紹怒甚以為沮衆械繫之紹軍既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必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劉表為荆州刺史遣從事中郎韓嵩詣魏太祖以觀虚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為太祖說大怒欲殺嵩考從行者知無他意乃止表雖外貌儒雅

而心多疑忌皆此類也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
公孫瓚為幽州牧討胡無功劉虞代之虞至胡相率來
降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徼殺胡使胡知其情間行詣
虞瓚後誣虞與袁紹等欲稱尊號斬虞於薊市瓚遂驕
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
魏程喜為征北將軍屯薊時杜恕出為幽州刺史護烏
丸校尉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
國讓于青州足下今俱仗節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

而恕不以為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皃不縣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為庶人徙章武郡喜欲恕折節謝已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恕答權書曰貺示委曲奉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釁隙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網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諂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弃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刳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名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糾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

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諳也呼為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諳君子自共為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怨

陶謙為徐州牧安東將軍時孫策渡江居江都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為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

吳孫峻為大將軍文欽說峻征魏峻使欽與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峻與滕胤至石頭因餞之領從者百許人入據營據御

軍齊整峻惡之稱心痛去

晉梁王肜為征西大將軍周處為御史中丞劾夏侯駿西征氐人齊萬年處知肜不平必當陷已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為國取耻肜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肜促令速進而絶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巳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

戰没
麹允為安夷護軍始平太守時雍陽傾覆閻鼎等立秦
王為皇太子於長安鼎總攝百揆允心害鼎功且規權
勢因鼎殺京兆太守梁綜乃與綜弟馮翊太守緯等攻
鼎走之
張春為南陽王模世子保將先是模既為劉粲所害
都尉陳安歸保命統精勇千餘人以討羌寵遇甚厚春
等疾之譖安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等輙伏刺客以

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絶

王敦為大將軍驕傲自負有罔上心其從弟稜日夕諫諍以為宜自抑損推崇盟主且羣從一門竝相與服事應務相崇高以隆勲業每言苦切敦不能容潛使人害之敦又素憚周顗每見顗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又陶侃為寧遠將軍荆州刺史既破杜弢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為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南越中郎

將以王廙為荆州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蘇温馬儁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拒廙敦意攀承侃風㫖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回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因起入如厠諮議条軍梅陶長史陳頒言于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為条軍侃既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又

周訪平杜曽進位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屯襄陽初敦懼杜曽之難謂訪曰擒曽當相論為荆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至王廙去職詔以訪為荆州敦以訪名將勲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郎郭舒説敦曰鄙州雖遇寇難荒弊實為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并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訪投椀於地曰吾豈賈竪可以寶悦乎陰欲圖之既在襄陽務農訓卒勤於採納守宰有缺輙

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憚其強不敢有異又周札為右將軍會稽内史札兄子筵為吳興内史札一門五侯竝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為比敦深忌之後筵喪母送者千數敦益憚焉及敦疾錢鳳以周氏宗彊與沈充權勢相侔欲自託於充謀滅周氏使充得專威揚土乃說敦曰夫有國者患于彊逼自古釁難恒必繇之今江東之豪莫強周沈公萬世之後二族必不静矣周彊而多俊才宜先為之所後嗣可安國家可保耳敦納之時有道

士李脫者妖術惑衆自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鄴以鬼道療病又署人官位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灊山云應讖當王故敦使廬江太守李恒告札及其諸兄子與脫謀圖不軌時莚為敦諮議叅軍即營中殺莚及脫弘又遣叅軍賀鸞就沈充盡掩殺札兄弟子旣而進軍會稽襲札札先不知卒聞兵至率麾下數百人出拒之兵散見殺又溫嶠為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叅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俄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

任帝親而倚之甚為敦所忌因請為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惡逸哉誠謂處大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國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庭文王雖盛臣節不愆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奮乎百世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舜禹文王服事之勤維公旦吐握之事則天下幸甚敦不納

又庾亮為中領軍時敦有異志内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

殷浩為揚州刺史中軍將軍後秦姚襄既歸晉浩憚其威名乃遣人密殺之不得浩又潛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乃斬憬而并其衆浩愈惡之乃使將軍劉啓守譙遷襄于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内史襄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于彼浩曰姚君縱放

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巽曰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自強終為難保校兵練衆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曰何至是也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遣劉啓王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于盱眙掠流人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鄴罪狀殷浩并自陳謝流人郭斆等千餘人

執晉堂邑内史劉仕降于襄朝廷大震
桓温鎮荆州頻請范汪為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温甚
恨之汪子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為相將
辟之為桓温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温之世兄弟無在列
位者又中軍將軍殷浩北征許雒師次山桑而姚襄反
士卒亡叛温素忌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曰案中軍將
軍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寵靈超卓再司京輦不能恭
慎所任恪居職次而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謨

執義履素位居台輔師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讓之風弘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自竭胡天亡羣凶殄滅而百姓塗炭企延拯綏浩受專征之重無雪耻之志坐自封植妄生風塵遂使寇讎稽誅姦逆并起華夏鼎沸黎元殄悴浩懼罪將及不容于朝外聲進討內求苟免出次壽陽損甲彌年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收合無賴以自强衛爵命無章猜害

罔顧故范豐之屬反叛於芍陂奇德龍會作變于肘腋
羌帥姚襄率衆歸化遣其母弟入質京邑浩不能撫而
用之陰圖殺害再遣刺客為襄所覺襄遂惶懼用致逆
命生長亂階自浩始也復不能以時掃滅縱放小豎鼓
行毒害身狼狽於山桑軍破碎于梁國舟車焚燒輜重
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為賊用神怒人
怨衆之所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臣所以忘寢屏營啟
處無地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敕法所以齊衆伏

願陛下上追唐堯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若聖
上含洪未忍誅殛且宜遐棄擯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
海之責粗可以宣誡於將來矣竟坐廢為庶人徙於東
陽之信安縣
前趙趙染為平西將軍時劉曜為大司馬次渭汭染次
新豐索綝自長安東討染染狃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
史魯徽曰今司馬氏君臣自以逼僭王畿雄劣不同必
致死距我將軍宜整陣按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困獸猶

鬭況于國乎染曰以司馬模之強吾取之如拉朽索緜小豎豈敢汚吾馬蹄刀及邪要擒之而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于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目見之於是斬徽徽臨刑謂染曰將軍愎諫違謀戇而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袁紹為之於前將軍踵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為徒要當訴將軍

於黃泉使將軍不得復牀枕而死叱刑者曰令吾面向
東大司馬矔聞之曰蹄涔不容尺鯉染之謂也
宋朱齡石為益州刺史時譙縱叛亂自稱成都王既奔
敗其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王師及齡石入成都誅
縱同祖之親縱自縊齡石徙馬耽於越嶲追殺之耽之
徙也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滅眾口也吾必不免
乃盥洗而卧引繩而死須臾齡石使至遂戮尸焉
劉道隆為右將軍時蔡興宗為荆州刺史道隆專統禁

兵任參內政以興宗強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為中書監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拜

梁蕭頴達為江州刺史長史沈瑀性倔強每忤頴達頴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頴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邪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為人所殺時年五十九多以為頴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頴達亦尋卒事遂不窮竟

唐淮安王神通孳字文化及於魏縣化及走聊城神通

進至聊城會化及糧盡偽降遷延以俟外救既而士及自濟北饋之化及軍稍振遂拒戰神通督兵内薄而擊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而上神通心害君德之功因止軍不戰君德大詬而退

王志玄為安東副都護劉正臣為平盧軍使天寶末與志玄同拒祿山遥相應援正臣領兵自平盧來襲范陽未至為逆賊將史思明等大敗之正臣奔歸為志玄所酖而卒大歴九年追贈正臣工部尚書

馬璘為涇原四鎮北庭節度時李晟為都知兵馬使璘戰吐蕃兵敗晟拔璘出亂兵之中璘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代宗知之留宿衛為右神策都尉

李説為河東節度使德宗貞元中李景畧為豐州刺史甚有威名迴紇使至皆坐拜之于庭中後為説行軍司馬居疑帥之地勢已難處迴紇使梅録將軍入朝説置宴會梅録爭上下坐説不能遏景畧叱之梅録前過豐州都邑識景畧語音疾趨前拜曰非豐州李端公耶

不意在此不拜麾下久矣何其瘠也又再拜遂命之居次坐時將吏賓客顧景略皆加嚴憚說心不平厚賂中尉竇文場將去景畧使爲内應歲餘風言迴紇將南下陰山豐州宜得人文塲言景畧堪爲邊任乃以景略爲豐州刺史

韓遊瓌爲邠寧節度時范希朝爲邠寧都虞候德宗幸奉天希朝戰守有功累加兼中丞爲寧州刺史遊瓌入覲自奉天歸邠州以希朝素整肅有聲畏其逼已求其

過將殺之希朝懼奔鳳翔德宗聞之趣召至京師寘於左神策軍中

盧從史為昭義軍節度使辟孔戡為書記戡數以事爭論不從因謝病歸雒從史强以禮遣而陰銜之居東都久之為淮南節度使李吉甫所辟而從史忿嫉累請貶降憲宗不得已授衛尉丞分司雒陽

劉士寧鎮汴州其大將李萬榮與其父玄佐同里閈少相善寛厚得衆心士寧疑之去其兵權令攝汴州事萬

榮深怨之

王智興鎮徐州石雄為右廂捉生兵馬使討滄州李同捷徐人伏雄之撫待惡智興之虐欲逐之而立雄智興以軍在賊境懼其變生因雄立功請授一郡刺史朝廷徵赴京師授壁州刺史智興尋殺雄之素相善諸將士百餘人仍奏雄揺動軍情請行顯戮文宗雅知其能惜之乃長流白州

梁賀環為滑州節度使北面招討使時兩京馬軍都軍

使許州節度使謝彦章為排陣使同領大將駐於行臺寨與晉人對壘彦章時領騎軍與之挑戰晉人或望我軍行陣整肅則相謂曰必兩京太傅在此也不敢以名呼其為敵人所憚如此是時咸謂賀環能將步軍彦章能領騎士既名聲相軋故環衷心忌之一日與環同設伏於郊外環指一方地謂彦章曰此地崗阜隆起中央坦夷好列柵之所尋而晉人舍之故環疑彦章與晉人通又環欲速戰彦章欲持重以老敵人環益疑之會為

行營馬步軍都虞侯朱珪所誣環遂與珪協謀因享士伏甲以殺彦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温裕等於軍以謀叛聞晉王聞之喜曰彼將帥如是亡無日矣

尹皓為華州節度使末帝貞明六年河東道招討使劉鄩與皓攻取同州先是河東朱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為留後表請旄鉞末帝怒命鄩討之晉將李嗣昭率師來援戰于城下王師不利先是鄩與河中朱友珪為婚家及王師西討行次陜州鄩遣使齎檄諭友謙以

禍福大計誘令歸國友謙不從如是停留月餘尹皓段凝革素忌鄴遂搆其罪言鄴逗遛養寇俾候援兵末帝以為然及兵敗詔河南尹張宗奭承朝廷密旨逼令飲酖而卒

後唐高行珪為安州節度使事多不遵法制副使范廷策者幽州人也性剛直覩其貪猥因強諫之行珪不從後廷策因入奏獻封章於闕下事有三條一請不禁過淮猪羊而禁絲緜疋帛以實中國一請于山林要害置

軍鎮以絕寇盜一述藩侯之弊請敕從事明諫諍之不從令諸軍校列班廷諍行珪聞之深銜之後因戍兵作亂誣奏廷筞與之同謀父子俱戮於汴聞者寃之

西方鄴為夔州節度使為政貪虐判官譚善達每諫其失鄴忿之令左右告善達受人金下獄拷掠死於獄中

漢王繼弘為神德軍節度使節度判官張易每見繼弘所為不法必切言之繼弘含怒以為輕已乾祐中因事誣奏之又奏觀察推官張制削官牒逐之因以郭謹代

竟令害制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四百四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孫　梅

謄録監生臣符國璪

冊府元龜卷四百四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敗衂

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禮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蓋失律則凶寡謀則敗者往典之明戒也若夫受脤於社援枹而行臨敵制宜先勝後戰故能開擴封略式遏寇讎若乃奉戎昭之寄任素厲之威忽棄遠圖怙忕小利

以勞從逸以力制謀故鼓音未衰而勇氣先竭以至靡亂旗轍亡失師屬拔旆投衡奔潰不暇雖或忘身殉節下吏聽議而於國之事已無及矣於戲古者重詩禮之選審仁賢之用有繇哉

屈瑕楚大夫莫敖也魯桓公十三年屈瑕伐羅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徇宣令也及鄢亂次以濟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南蠻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

子玉楚大夫魯僖公二十八年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夭齊大夫也小子慭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子玉使鬬勃請戰鬬勃楚大夫己巳晉師陳于莘北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孟明秦大夫也魯僖公三十年秦伯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三十二年冬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

其北門之管（管籥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公辭焉（辭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西乞術白乙白乙丙）蹇叔哭之曰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明年夏四月辛巳晉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至魯文公二年春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華元宋大夫魯宣公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受楚命也華元樂呂禦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馘人首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狂狡宋大夫輅迎也倒戟而出之獲狂狡

荀林父晉大夫魯宣公十二年春楚子圍鄭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代郤缺先縠佐之彘季代林父士會將上軍河曲之役郤缺將上軍宣八年代趙盾為政將中軍士會代將上軍郤克佐之郤缺之子

（代臾駢）趙朔將下軍（代欒盾）欒書佐之（欒盾之子代趙朔）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括嬰齊皆盾異母弟）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兄）韓厥為司馬（韓萬玄孫）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桓子林父勦勞也）楚歸而動不後（動兵伐鄭）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穀）以中軍佐濟（佐彘子所帥也濟渡河）韓獻子謂桓子（獻子韓厥）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今鄭屬楚故曰失屬彘子

以偏師陷故曰亡師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捷成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郔鄭北地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寢寢縣也今汝陰固始縣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子反公子側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伍參奢之祖父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迴車南鄉旆軍前大旗士季使鞏朔韓穿帥

七覆于敖前帥將七覆為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言魏錡見逐而退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所畏也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名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

之（軘車兵車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成營也）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

劉康公王季子也魯成公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文公十七年邾垂之役詹嘉處瑕故謂之瑕嘉單襄公如晉拜成單襄公王卿士謝晉為平戎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戎平還欲要其無備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叔服周內史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徐吾氏茅戎之別也

孫良夫衛大夫也魯成公二年夏四月衛侯使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相遇於衛也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

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石碏四世孫甯相甯俞子）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答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鄧廖楚大夫魯襄公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臯夷也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也）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

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

臧紇魯大夫襄公四年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臧紇武仲也鄫屬魯故救之狐駘邾地魯國蕃縣東南有目台亭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髽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臧紇時服狐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敗不書魯人諱之

子蕩楚令尹魯昭公六年徐儀楚聘于楚（儀楚徐大夫）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薳洩楚大夫）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房鍾吳地）獲宮廄尹棄疾（鬬韋龜之父）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歸罪於薳洩不以敗告故不書）

叔弓魯大夫也魯昭公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為費人所敗不書諱之也）

公子光吳王諸樊子也魯昭公十七年冬子光伐楚陽

匄為令尹卜戰不吉陽匄穆王曾孫令尹子瑕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子魴也順江而下易用勝敵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得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舟名餘皇

兆

史皇楚大夫魯定公四年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還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

小别至于大别禹貢漢水至大别南入江然則此二别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吴不可勝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吴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吴師大敗之

子姚子般鄭大夫魯哀公二年六月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八月齊人輸范氏粟子姚子般送之子姚罕達子般駟弘士

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斾與罕駟兵車先陳斾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其車以示衆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於是乎會之會合戰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兆不成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樂丁晉大夫詩大雅言先人事後卜筮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詢諮詢也故兆始納衛太子卜得吉兆言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不事君也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

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士田十萬（十萬畝也）庶人工商遂（得遂進仕）人臣隸圉免（去廝役）志父無罪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言己事濟君當圖其賞）若其有罪絞縊以戮（絞所以縊人物）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重）素車樸馬（以載柩）無入于兆（兆葬域）下卿之罰也（為衆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郵無恤王良也）登鐵上（鐵丘名）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

乘之曰婦人也（言其怯）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功死於牖下言得壽終）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言有命）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三子晉大夫）羅無勇麇之（麇束縛也）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痁瘧疾也）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王皇大也）烈祖康叔（烈顯也）文祖襄公（繼業守文故曰文祖蒯聵襄公之孫）鄭勝亂從（勝鄭聲公名釋君助臣為亂）從於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不能治亂使鞅討之（鞅簡子名）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戎右持矛）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

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集成也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不敢愛故以祈禱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踣也獲其蠭旗蠭旗旗名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羅無勇故鄭師雖北猶獲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趙孟簡子也喜太子前怯今更勇

武子賸鄭大夫魯哀公九年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賸罕達也瑕武子之屬請外取許之瑕請取於它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許瑕師每日遷舍作壘塹成輒徙舍合其圍壘合鄭師哭子姚

救之大敗子姚子賸也武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能也以郟張與鄭羅歸惜其有能者鄭之

徐承吳大夫魯哀公十年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鄎齊地邾郯不書兵并屬吳不列於諸侯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國書齊大夫魯哀公十一年春國書帥師伐我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戰于郊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不能整其師宵諜曰齊人遁諜閒也冉有請從之三

季孫弗許夏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欲以報也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博嬴齊邑也二縣皆屬泰山中軍從王吳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書子占也欲獲死事之功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相勸厲致死子陽宗樓也桑掩胥御國子國子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亦勸勉也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子行陳逆也具含玉亦示必死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

吳髮短約繩也八尺曰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夷儀五氏與今使問弦多以琴弦多齊人也六年奔魯問遺也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死戰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也傳言吳師強齊人皆自知敗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齊上軍敗國子敗胥門巢吳上軍亦敗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以兵從故以勞公

高無平齊大夫魯哀公二十三年夏六月晉荀瑤伐齊

荀瑤荀躒之孫知伯襄子高無丕師師禦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晉大夫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治齊取英丘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犂丘隰也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顏庚齊大夫顏涿聚

趙括代廉頗為趙將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

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鋭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

公孫喜為韓將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

栗腹為燕相燕王喜用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攻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

樂乘

李信秦將也信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勢一作新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于頻陽李信攻平與音余蒙恬攻寢今固始寢丘大

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

章邯為秦將二世末張耳陳餘立趙歇為趙王邯及王離擊趙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屬聯及也音之欲切饟王離饟古餉字謂饋運其軍糧也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城中食盡陳餘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

軍至皆没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項羽兵數絶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軍諸侯軍乃敢擊秦軍遂虜王離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

龍且為楚將時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説龍且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遂戰與信夾濰水陳濰水出琅邪北

(流至北經臺昌縣入海)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

漢韓千秋故濟北相也武帝時南粵王興嗣立其母中國人欲入朝相呂嘉不聽有叛心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嘉遂反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粵以

兵擊千秋等滅之

楊僕爲樓船將軍荀彘爲左將軍彘與僕討朝鮮王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

李廣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

傷置兩馬間絡而盛之卧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睨音五系切邪視也）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

李陵為騎都尉將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千弩俱發擊殺虜數千人明日復戰斬首三

千餘級南行至山下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
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
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户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
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
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是
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
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
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

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黄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頴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竝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鞮音丁奚切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徒但也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盧對切

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便衣謂著短衣小褏也止左右無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令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半讀曰判判大片也期至遮虜鄣者相待

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

後漢鄧禹為大司徒征關中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光武乃徵禹還勑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

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饑卒徼戰輒不利三年
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為所敗衆皆死散
馮異為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
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
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
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黽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
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
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

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脱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回谿在雒州永寧縣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

蓋延為虎牙將軍時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憲聞之自郯圍休時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光武勑曰可直往擣郯則蘭陵必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遂逐退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

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郯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郯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延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郯邳之間戰或日數合頗有尅獲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及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延延走北渡泗水破舟檝壞津梁僅而得免又云萌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此傳言僅而得免與彼不同

吳漢為大司馬從車駕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帝勑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疫没逃亡者多及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

鄧隲為車騎將軍任尚為征西校尉安帝永初元年先零别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為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為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遣隲及征西

校尉任尚將五營及三河三輔汝南南陽頴川太原上黨兵合五萬人屯漢陽明年春諸郡兵未及至鍾羌數千人先擊敗騭軍於冀西殺千餘人校尉侯霸坐衆羌反叛徵免以西域都護段禧代為校尉其冬騭使尚及從事中郎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于平襄尚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

司馬鈞為左馮翊安帝元初二年零昌種衆分兵寇益州乃使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遣鈞行征西將軍督右

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風都尉皇甫旗等合八千餘人又龎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北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為杜季貢所敗於是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大克獲杜季貢率衆偽逃鈞令光恢包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光並没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坐徵自殺參以失期軍敗抵罪以馬賢代領校尉事

馬賢建光元年為護羌校尉討燒當羌於金城不利順帝永和六年為征西將軍與且凍羌戰于射姑山賢軍敗沒

尹耀為揚州刺史順帝末揚徐賊羣起盤互連歲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歴陽為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將兵督耀及九江太守鄧顯討之耀顯軍敗為賊所殺

田晏為破鮮卑中郎將靈帝熹平六年八月遣晏出雲

中使匈奴中郎將臧旻與南單于出鴈門護烏桓校尉夏育出高柳竝伐鮮卑三道出塞經二千里檀石槐率衆逆擊育等大敗死者十七八

董卓為東中郎將中平元年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

孔融為北海相當黄巾賊衝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賊張饒等羣輩二十萬衆從兾州還融逆擊為饒所敗乃收敗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

魏王朗為會稽太守時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為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治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

策令使者語朗曰問逆賊故會稽太守王朗朗受國恩當官云何不惟報德而阻兵安忍大軍征討幸免梟夷不自掃屏復聚黨衆屯聚郡境遠勞王誅卒不悟順捕得云降庶以欺詐用全首領得爾與不具以狀對朗稱擒虜對使者曰朗以猥才誤竊朝私受爵不讓以遘罪網前見征討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須臾又迫大兵惶怖北引從者疾患死亡略盡獨與老母共乘一欘流矢始交使棄欘就俘稽顙自首於征役之中朗惶惑不達自稱降虜緣前迷謬被詰慙懼朗愚淺駑怯畏威自驚又無良介不早自歸於破亡之中然後委

命下隷身輕罪重死有餘辜申脰就鞅乜足入絆叱咤聽聲東西惟命冀以其儒雅答辭遜讓而不害

曹休為大司馬都督揚州明帝太和二年九月休率諸軍至皖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

王昶為大將軍齊王嘉平四年十一月詔昶及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不利而還時昶及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

王經為雍州刺史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八月辛亥蜀大

將軍姜維攻狄道經戰於洮西經大敗還保狄道城

蜀馮習字休元隨先主入蜀先主東征吳習為領軍將軍統諸軍大敗於猇亭（猇音鴞）

馬謖為諸葛亮參軍後主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為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下獄被誅

姜維為大將軍後主延熙十九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

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為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繇是怨讟而自隴以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

吳孫綝輔政遷大將軍魏諸葛誕舉壽春叛保城請降吳遣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帥三萬人救之魏鎮南將軍王基圍誕欽等突圍入城魏悉中外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城為文欽勢魏兗州刺

史州泰拒異於陽淵異敗退為泰所追死傷二千人綝
於是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異率將軍丁奉黎斐等五
萬人攻魏留輜重於都陸異屯黎漿遣將軍任度張震
等募勇敢六千人於屯西六里為浮橋夜渡築偃月壘
為魏監軍石苞及州泰所破軍卻退就高異復作車箱
圍趣五木城苞泰攻異異敗歸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
奇兵五千詭道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綝授兵三萬人使
異死戰異不從綝斬之於鑊里而遣弟恩救會誕敗引

還綝既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莫不怨之
劉俊為交州刺史後主寶鼎三年遣俊及前部督修則
等入擊交阯為晉將毛景等所破皆死兵散還合浦
張悌為丞相軍師後主天紀末悌與護軍孫震丹陽太
守沈瑩禦晉軍降成陽都尉張喬濟江與晉討吳護軍
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
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於是以馳淮南軍三
衝不動退引亂晉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

瓦解將帥不能止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於版橋獲

怫震瑩等

册府元龜卷四百四十一